

致多維記者萬毅忠先生的公開信

美國加州針灸中醫師公會顧問
洛杉磯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不久前，筆者曾有幸拜讀多維社記者萬毅忠先生所撰寫的《中醫百年噩夢》一文（詳見《多維時報》2007年01月26日A14版），讀後不勝感慨。筆者從那位受訪者的言辭中，又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做顛倒黑白、歪曲、抹黑、攻訐、打壓等醜惡現象。不過筆者以為，這也是好事，它的出現應該足以引起人們的重視，人們都會注意到對於中醫的這種不公平的打壓現象，人們都會注意到在討論學術問題時所出現的這種非學術行徑，人們也都會注意到觀察、分析、探究這些人這樣做的最終目的。

雖然紐約博愛復健醫療中心的醫生王澄先生的這種非學術行徑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情，但許多好心的中醫道友卻都表示出十分關心和異常氣憤，催促筆者進行適當的駁斥；今僅將筆者個人的一點膚淺看法以公開信的形式托出，以饗讀者，以正視聽。

秀才遇到兵

中國有句俗話：“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就是說，對於不懂得講道理的人來談論道理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明明對於中醫學說沒有絲毫了解，偏偏要裝作大儒來攪和一氣；明明是一批泯滅傳統中醫文化的走卒，卻偏偏要扮成“疾惡如仇”大俠來蒙哄世人。筆者常常會懷疑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變得走了樣，某些人為了達到沽名釣譽的目的，或許會覺得留著面子是個負擔。

王澄先生反中醫的確有著很深的淵源，據其自述，其父曾任某西醫病理科副主任。人們不妨想想，一邊是成天周旋於小白鼠與屍體之間的西醫病理醫生，一邊卻是與西醫實驗室毫無關係的中醫學說，筆者實在看不出這樣一類醫生對於中醫會有著稍微客觀一點認知的可能。再者，既然其父完全“無法接受中醫學說”，那麼，請這種對於中醫毫不了解的人來討論關於“中醫能否治癌”的大問題豈不是個天大的笑話？這與當初中國衛生副部長賀誠邀請[廢中醫]幹將、留日西醫生余雲岫作為“中醫代表”來出席會議同出一轍。

至於王先生本人，該文在介紹他的經歷時指出，他出身於一位工農兵學員。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許還記得，那個時候能夠當上工農兵學員的人應該都是有一定背景的；不過，當時的學制就只有三年，也就是說王先生只是修了三年的西醫科目而已。從這段及其以後的經歷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先生對於中醫學說的認知是極為膚淺的。顯然，對於一門陌生的中醫學科，如若不能深刻了解，又如何能夠

進行客觀評論呢？至於他所敘說的那些中醫誤診案例，筆者雖然不想懷疑其是否真實，但僅憑其所描述的這些江湖郎中的醫療行為就如此地攻擊整個中醫業界，是不是顯得有點過於唐突了些呢？假如人們借用王先生的這種方法來看待西醫臨床所存在的誤治問題，不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嗎？

事實上，臨床上西醫醫生誤治的現象並不少見。譬如臨床拔牙，有時會將好牙拔掉，卻留下爛牙；有時做腹腔手術時會將手術器具遺留在患者體內（當然，這些都屬於個別醫者粗心所致），對於這樣一類“惡”行，為什麼就沒見到王先生“疾”“如仇”呢？又如許多醫院的西醫都在治療他們目前還治不好的癌症，為什麼王先生僅僅只是對於中醫治療癌症進行如此的攻訐呢？再如目前有那麼多的醫源性疾病與藥源性疾病在不斷地湧現，王先生為什麼不去認真“疾”一下西醫這一嚴重傷害患者身體的臨床現象，卻要花大量的精力在那裏攻擊他並不了解的中醫學說呢？筆者不禁要問：對於西醫臨床所存在的上述問題，人們是不是也應該拿出來作為證據來否定西醫呢？

王先生為了否認中醫顯著的臨床療效，甚至竟然“提出美國沒有疑難雜症”的高論。筆者實在不明白王先生這樣說有什麼學術依據，他到底是為了突出美國西醫的臨床技術高超、能夠治好臨床上的所有疾病呢？還是想說明美國之外的西醫臨床診斷方法有誤呢？不過依據筆者的了解，即使在美國，西醫臨床目前暫時還是有著很多疾病無法治愈、甚至根本就無法治療（譬如自閉症、糖尿病、癌症、外傷性截癱症等等）。而且，上述所謂“疑難雜症”或者“絕症”的概念都是由於西醫目前還缺乏有效療法而自己界定的，與中醫毫不相干，中醫根本就不存在上述說法，只有“病入膏肓”的概念；筆者不明白這麼普通的醫學常識王先生竟然會不懂得。話說到這裡，不知道王先生是不是還會繼續否定西醫所認定的這種概念（即临床上存在著大量的“疑難雜症”或者“絕症”的事實）呢？

王先生曾向萬先生展示他反中醫的“利器”，其中包括“電腦和 X 光連在一起就是 CT，後來又產生了核磁共振”，還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是現代科學的根”等等。這些東西好倒是好，只可惜中醫臨床根本用不上。我們就拿前不久所發生的抗 SARS 的案例為例吧。廣州某醫院護士長感染“非典”後接受中醫治療，僅服 20 天的中藥就基本痊愈，其肺部感染也已基本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西醫運用現代科技甚至還沒有查出到底是哪種病毒為患。對於上述中醫通過[辨證論治]能夠有效地防治“非典”的事實，國際衛生組織都非常肯定，他們認為中醫的治療很奇妙，值得推廣。這個事實是王先生他們所不願意面對的，它的存在說明中醫臨床並不需要這些所謂的“利器”，而且能夠依據自己的學術理論治好許多西醫暫時還沒有認識到的疾病。

或許王先生他們根本就不懂得醫學基本職能的含義。事實上，中西醫醫學所面對的都是人和疾病的世界，其基本職能都是相同的，二者之間的主要區別只是在於它們對於這一世界的認知與詮釋不一致。其實這種不一致的出現是必然的，它是由

於地域的文化差異所導致的，它與地域中的人所構造的思維邏輯以及相應的民族文化特質是相一致的。顯然，中醫所秉承的是中國古代陰陽五行的哲學思維，其思維概念多具備著模糊的意識；而西醫自從公元 2 世紀開始，才開始構築與科技發展相銜接的實質思維學術體系。所以說，中西醫的產生和發展都是時代所造就的，根本就不存在誰科不科學的問題。

事實上，任何醫學的存在都是為著履行其基本職能，而醫學的基本職能完全是為著防禦與解除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疾病所帶來的危害。我們知道，不同的醫學，由於其學術結構的不同，其診治疾病的過程則會各具特色。其實王先生他們所看重的那些“利器”，只是西醫在臨床診斷疾病過程中的一些輔助儀器；這些儀器的產生與存在，只不過是作為幫助西醫進行相關學術研究和臨床診斷的一些工具而已。

筆者以為作為醫學，最重要的應該是醫學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職能——對於人體的保健養生與治療疾病。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中醫業者與王先生他們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看法。顯然，中醫師比較看重如何在臨床上取得顯著的療效、以幫助患者迅速解除病痛；因而，中醫的醫學過程也就只能是嚴格地遵循著自己的[辨證論治]等臨床診治法則、根本無需王先生所謂的“利器”。而王先生自己的言辭已經顯示，他們常常只是將醫學的過程看得很重要，其洋洋自得的也就只是這些過程中所運用的一些醫療設備技術而已，須不知醫學的基本職能對於人類來說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事實是，儘管西醫有著龐大的檢驗設備，能夠進行分子生物學一類的研究，但臨床上卻存在著大量的難以用西醫理論詮釋的病理現象，存在著大量目前使用西醫療法無法治愈的疾病，存在著大量的西醫療法所導致的醫源性疾病與藥源性疾病。那麼人們不禁要問，除了讓患者在許多檢驗數據的上下升降中彷徨之外，除了羅列出使得人們恐懼和無奈的導致死亡的十大疾病排行榜之外，那些現代化科學設備對於人類的整體素質到底會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呢？

事實上臨床檢驗數據和結論不能夠準確而有效地反映出患者病情的案例很多，筆者曾經治療過一位女性患者，其因尿血兩週一次而求（西）醫，雖然連續不斷地進行過多項檢查（諸如超聲波、膀胱鏡、斷層掃描、血液化驗等等），但始終無法找出病因。依照西醫的臨床診治規律，由於各項檢驗結果均為正常，醫生無法確診其所患疾病；因而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只能是給其一點消炎藥來應付搪塞而已。可是，患者的尿血卻變得越來越嚴重，直至發展為一週數次。

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之下，患者只得求助於中醫治療。筆者接診後，發現患者骨蒸潮熱，盜汗顫紅，舌紅脈細，呈現出典型的陰虛火旺徵像。[辨證]顯示患者尿血的病機為腎陰虧虛，相火妄動，灼傷脈絡，以致逼血外出。筆者治以滋陰降火，安絡止血，方用知柏地黃丸加減。很快，患者的尿血等症狀立即隨藥而愈。

上述案例說明兩點：其一、表明中醫療法在治愈此例尿血的過程中沒有、也不需要西醫的檢驗結論，中醫的診斷結論就是陰虛火旺的[辨證]證型。其二、中醫依據自己的學術理論指導能夠進行有效的治療，完全能夠完成所有的臨床醫療行為，

其中還包括西醫目前暫時還無法治愈的許多“疑難雜症”與“絕症”。

上述表明，醫學的科學性與實用性並不是依據在診治疾病的過程中到底誰擁有多少高科技的檢驗設備決定的，而是由醫學本身應該起到的臨床效用所決定的。而王先生他們在談論科學時，首先就已經界定具有高科技設備的西醫才是科學的，認為除了具備西醫的學術思維，其他醫學都不可能科學。在這種前提下，他們當然也就只能否定能夠有效指導臨床的中醫學術理論，也就只能違心地否認中醫顯著的臨床療效，甚至不惜否認大量“疑難雜症”客觀存在的事實；同時他們還得大肆宣傳個別江湖郎中的臨床惡行，大肆渲染中醫師的個別失敗案例。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以點代面來全面地否定中醫。顯然，這種行為已經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圍，已經演變成爲對於中醫文化的蓄意歪曲和打壓。

上述還表明，與王先生他們討論中醫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因爲他既不了解中醫的學術結構，更無從知曉中醫的臨床療效。所以評論起中醫來，王先生他們只能從西醫的角度來看中醫，也就是說他只能是外行談中醫，不可能搞得清楚。而筆者與廣大的中醫道友則是站在中醫的角度來談中醫，是從中醫的內涵來談論的。對於這點，王先生他們既不可能看懂，也不願意去讀懂；既然如此，又是如何與他們進行相關中醫的學術討論呢？所以說，歷來的這類爭論只能是各說各話，毫無意義。

筆者在醫言醫。筆者以爲，既然王先生已經公然叫陣，如若不給予某些回應似乎是不太尊重對方；只是他們對於中醫所存在的偏見決定著無法與其進行有效率的學術探討，因而筆者也只能從別的方面（諸如療效）向王先生討教。幸好筆者發現王先生的職業是復健醫生，既為醫者就必須講究臨床療效，筆者擬採用王先生所否定的中醫療法挑戰一下王先生的西醫復健療法，打打擂臺，看看是他的復健療法療效好呢？還是筆者的中醫療法療效好？既然王先生鐵定認爲中醫療法不屑一顧，那麼，如若萬先生有興趣的話，筆者在此就拜托萬先生做主擺個擂臺，筆者願意以王先生所擅長的復健病例爲主而一較高下。

百年的圍剿

其實，即使在現階段的中國，中醫也不屬於主流醫學，更何況在國外。筆者常常在想，既然中醫所佔據的醫療市場相當地有限，而中醫療法的有效性顯然又受到廣大患者的認可，爲什麼總是有那麼幾個炎黃子孫跳出來、非得要採用各種形式來置中醫於死地呢？他們的目的真的是爲了振興中國的醫學嗎？

事實上人們都很清楚，在臨床上西醫有西醫的優勢，西醫的優勢體現在對於急症的處理以及手術方面；而中醫有中醫的特色，中醫的特色體現在對於疑難雜症以及絕症的治療方面。由此可見，二者完全可以各行其道，彼此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並可以進行優勢互補以造福於人類。所以說，無論是從發展醫學的角度，從發揚傳統文化的角度，從保障人類健康的角度，都不存在需要[廢中醫]的理由。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自從西風東漸之後，中醫就一直受到具有西方思維意識人士的攻擊。而且這種攻擊並非僅僅只是囿於學術方面的見解，而是在運用各種卑鄙的手段來摧殘中醫。關於這點，萬先生已經在[對中醫的百年撻伐]一章中有所綜述。其實筆者以為，從近代史中可以看出，對於中醫學說的攻擊何止“撻伐”，簡直是在不斷地摧殘與圍剿。

我們從余雲岫的兩次[廢中醫]提案中就可以證實這個問題。1929年余雲岫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1950年余雲岫又提出一個[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余某第一次是想利用權力來徹底扼殺中醫，後來一次見此招已經行不通，就改用強迫中醫師學習西醫的方法來泯滅中醫。這種做法既滑稽而又惡毒，很難想象，竟然會有人借用行政的手段強行要求一種具有獨特學術結構的醫學人員去學習另外一種醫學，否則就剝奪其行醫的權力。其實只要是稍具學術思維的人都會懂得，這種做法是多麼的荒唐與無恥。

此外，還有北洋政府的[漏列中醫案]、國民政府取締中醫院校、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中西醫結合]等等，上述這些都是為著取締或者改造中醫學說而設定的，直到今天，這種對於中醫傳統文化的圍剿始終都沒有停止過。由此可見，近代所謂[廢中醫]的行為，完全是一種可恥的文化圍剿；更令人震驚的是，許多[廢中醫]論者卻不以此為恥，反而還當作論證[廢中醫]的依據而大肆宣揚。

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中，中醫業界歷受著各種欺壓，中醫專業的確走入式微的境地。事實表明，中醫的式微並非由於“抗不過現代科學”所導致，也不是因為中醫臨床療效不顯著，而只是由於上述這種對於傳統文化的權力打壓與圍剿所致。

曾幾何時，人們曾為中國西南地區所流行的“女學”的流失而感到惋惜，人們也曾多次採用多種措施來挽救各種傳統文化；但矛盾的是，上述這種圍剿傳統中醫文化的惡劣現象同時也依然在不斷發生，絲毫不見減弱的趨勢。

不容否認的臨床事實是，許多患者在西醫無法進行有效治療的絕望情況下，都會積極尋求中醫的治療；許多目前西醫還無法治愈的疾病，中醫療法能夠提供有效的幫助。大量的臨床事實表明，人類需要中醫療法的幫助，中醫也存在著能夠顯示其實用價值的臨床市場；既然如此，這些人為什麼還會跳出來剝奪中醫師臨床治病的權力呢？這些人又有什麼資格跳出來剝奪他人尋求中醫治療的權利呢？

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人們追求的是金錢，西醫昂貴的醫療費用使得人們叫苦不迭，許多人由於無法支付醫療費而寧願選擇停止治病。本來，中醫藥價廉本來是件好事，有利於百姓們治病；但是由於收費低廉卻使得中醫業界的運作十分艱難。因而中國許多中醫醫院大量添置對於中醫臨床診治疾病毫無幫助的西醫設備，許多中醫醫生選擇西醫的臨床治病方法以便創收。這的確是中醫業界的悲劇，同時也是社會的悲劇，這樣下去的結果，同樣會使得中醫療法變味，同樣也會使得中醫淪落下去、而直至人類失去中醫療法這一有效的選擇。但在廣大農村和邊遠山區，中醫仍然以其極為低廉的費用提供著有效的服務。

令人感到噁心的是，王先生將西醫臨床目前存在著的大量理論詮釋與無法治療等學術問題只是以“醫生不專業”為名而企圖完全掩蓋住，他自己不懂得[辨證]屬於中醫自己獨特的臨床診斷方式的道理、卻攻擊中醫師不會按照西醫[辨病]的方式進行臨床診斷，他自己不懂得中醫以自己的學術理論來詮釋臨床所遇到的生理病理現象、卻無理地要求中醫師必須按照西醫的學術思維來詮釋，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夠了，這種人完全不懂得尊重學術研究的原則與道理，卻只會一味地歪曲和攻訐。

令筆者好笑的是，王先生將自己打扮成“自己對中醫疾惡如仇”的俠士，中醫“惡”嗎？一點也不惡。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中醫從來就不會主動攻擊他人，而只存在他人來任意蹂躪中醫。中醫對於王先生來說，既無殺父之仇，也無奪妻之恨；即使其所述的那麼幾件案例屬實，也只能說明是某些個別中醫師的個人行為，並不能代表整個中醫。所以說，王先生這種“疾惡如仇”的做戲表現得相當的滑稽，人們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們與政客一樣、只是在表演做戲而已。筆者以為，如若王先生他們只是為著博取那點小名聲的話，大可不必像這樣拿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作為賭注。

“科學”這個詞常常被他們當作“利器”來扼殺各種傳統文化，那些滅絕傳統文化兇手卻常常在那裏自詡為捍衛科學的斗士，他們今日會[廢氣功]、[廢中醫]、[棄龍]，或許在哪一天為了迎合“世界文化的字母潮流”，甚至會瘋狂到要將中國的方塊文字也都廢除掉的地步。筆者相信，這些[敗家子]的行為理所當然地會受到整個中華民族有識之士的同聲譴責。

事實表明，所有被[廢中醫]論者所津津樂道的近代對於中醫的“撻伐”，幾乎都不屬於學術研究上的正常爭論，而只是“撻伐”者們以“科學”作為幌子所進行的學術迫害，更有不少屬於當權者對於中醫學說的打壓與圍剿。這種可恥的行徑是有違正常的學術規律的，也是對於科學的曲解。筆者在此需要強調的是，中醫必須回歸於傳統，必須拒絕任何對於中醫學術理論的滲透；百年噩夢也罷，千年圍剿也罷，只要中醫能夠堅持自己的學術理念，中醫學說的存在肯定是必然的。

毒藥何所懼

《中醫百年噩夢》中曾提到王先生的同夥、長沙中南大學的張功耀先生所說過的一段“溫和”話：“我們的主張既不是廢除中醫，也不是取消中醫，而是推動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回歸民間。”說得多麼地動聽，這種說法不禁令筆者感到愕然，張王二人不是在多篇文章中多次叫囂要[廢中醫]嗎？怎麼又會如此地公然否認呢？人們到底應該相信他們所說的哪一句話呢？

而張王二人在所推出的[徵集促使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簽名公告]中也公然打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招牌推行“使科學醫學（西醫）成為國家唯一的主流醫學”。這樣說不是自擱耳光嗎？既為“百家爭鳴”，又為何偏要強行推銷“唯一”而獨霸呢？簡直令人無法理解。

張王二人的“溫和”的確顯得大義凜然，委婉動聽，如果筆者不是中醫師的話，或許會被這麼甜蜜的話語迷惑住。不過，筆者與廣大讀者並沒有忘記他們二人在網站上所發表的那些言論。在 [廢中醫] 的言論中，他們關於“廢除”和“取消”中醫的話說得夠多了，二人爭相叫罵，沆瀣一氣，完全失去知識分子的斯文，那時在他們泡沫橫飛的嘴臉上哪能看得出哪怕是一點點“溫和”的樣子。或許只是為了讓人能夠接受他們 [廢中醫] 的做法，他們才會表現出這麼可愛的“溫和”模樣。看來此二人的確深諳權術之道，甚至懂得“溫和的臉譜容易引人誤服毒藥”的道理。說句實話，絕然不同的兩種面孔出現在政客身上本不為怪，但出在張王二位學者身上就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了。

什麼叫做“退出國家醫療體制”，說得簡單點就是不允許中醫師合法行醫，只能存在西醫獨霸醫療市場的局面，真是虧得二人還能夠打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遮羞布。或許善良的人會被這種裝扮所迷惑，但人們只要認真將其前後的主要言行對照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虛偽的真實嘴臉。一方面表白自己不是要“廢除”和“取消”中醫，而另一方面卻要中醫“退出國家醫療體制”，不允許中醫師合法行醫；既不合法，就不能公開行醫，這不是“廢除”和“取消”又是什麼？可見他們二人“罵”也好，“溫和”也好，直呼西醫獨霸也好，扯上遮羞布也好；他們變去變來就只有一個目的，都是要強行 [廢中醫]。

其實，對於中醫有著不同的認知本來就屬於正常現象，問題是這些人要將自己的學術觀點強行加給旁人，並企圖借助權力來扼殺不同的學術思維，這種學術現象是極不正常的。他們可以不相信中醫學說，也可以不接受中醫療法，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他們沒有權力來干涉他人相信中醫，更無權阻止人們接受中醫療法。或許他們會詭辯說沒有阻止他人求助中醫，但人們應該都還懂得不允許中醫師合法行醫的意思。

我們知道，任何醫學的發展都有著自己的規律，如果沒有合理的學術結構與有效的治療方法，人們都會自然淘汰它，而不需要這樣一些“先知”來指引。這些人將自己裝扮成“救世主”的角色、而企圖借助權力來扼殺自然學科的做法只能顯示出他們自己的無能。事實上，隨著中醫藥事業的拓展，越來越多的世界各國人民都在陸續接受中醫療法，針灸療法也在逐漸進入包括美歐在內的各國醫療體制之內，美國有些保險公司甚至願意給付中醫治療的醫療費用。而且，世界衛生組織從抗 SARS 病的過程中觀察到中醫的顯著療效而主張推廣中醫；韓國甚至擬將中醫改為“韓醫”而提出申報世遺……這些對於那些叫嚷著要 [廢中醫] 的炎黃論者該是多麼大的諷刺啊。

說句實話，張功耀先生是大陸哲學學者，中醫的功過問題應該與他所從事的專業沒有多大的直接關係；而王澄先生則在紐約當他的復健醫生，其對於中國的新醫改似乎是熱心過頭了一點。二者能夠同流一氣是何道理呢？這點筆者雖有所悟，但實在不願意相信自己潛在的客觀答案。人們或許都會注意到張先生無意中所流露出

來的一句話，就是“法拉第的專業是化學，他成名在於電磁學。”這句話初聽起來應該與其[廢中醫]的言行毫不相干，但仔細想想，似乎覺得它的出現應該能夠幫助人們分析出此二人如此賣力[廢中醫]的真實原因。事實也證實著這點：張先生的專業是哲學，他成名在於[廢中醫]。只不過問題是，[廢中醫]雖然能夠使得他們個人揚名，但必須由整個中華民族典當自己的傳統文化來為他們“買單”。

當然什麼目的並不重要，每個人都有選擇出名的權利，只要是不在乎“香臭”的話，應該是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包括卑鄙）來博取名聲的，這種事情實在是太多見了。我們知道，法拉第是通過對於人類的卓越貢獻而出名的；而這些人呢？只要能夠出名，什麼骯髒的話都能說，什麼骯髒的事都能做，雖然這樣做可以表現出他們那麼一點點“勇氣”，但其最終還是會由於過於低賤而常常為人所不齒。

不過筆者覺得，[廢中醫]所能夠博取的名聲實在太小，頂多只是在華人圈子裏出點小名；如若真要想博大的話，最好還是出面提倡[廢掉中國的方形文字]以符合世界文化的字母文字潮流。可以說這種震動屬於世界級的，應該可以轟動整個地球，筆者建議張王二人不妨試一試，這樣做或許更能幫助他們達到出名的願望；而且，中國方形文字也與中醫一樣，基本上幾千年都還是保持著同一張面孔。

謝謝多維記者萬先生對於中醫問題的關心，筆者期盼著通過打擂來顯示中醫的基本職能。筆者以為，既然王先生能夠在那裏貶損其他西醫醫生“基本上做不到對本專科的 100%的疾病及有關知識的了解”，可見他會自認為比其他西醫師要高明許多，這點或許可以說明王先生的敬業精神還算可以，其對於自己的復健療法應該也是頗具信心的。所以筆者強調，既然王先生認為中醫師屬於吹牛一族而不堪一擊的話，他應該會有信心欣然接受筆者的挑戰（否則說明什麼大家都心知肚明）。屆時，筆者會通過療效、而不是言詞來顯示中醫療法的科學性與實用性；筆者會通過事實來告知這些人，應該學會懂得尊重起碼的學術道德規範，最好不要狂傲到忘記了自己到底是誰的地步。